



普式庚詩選

I

戀歌

曹辛編

文林出版社

1942

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
版權所有

普式戀
庚I
詩歌

曹辛編
現實出版社刊印
每冊實價捌元

總經售
文林出版社
重慶中家巷三十號

本書裝幀：曹吾

人必須從舊式庚學習怎樣寫詩。

——托爾斯泰

● 次目「歌戀」 ●

我身孤獨的自由抄和者	魏晉譯	一
紀念碑	黃源譯	三
自由林	林譯	五
致西伯利亞	孫用譯	一五
亞利昂	一菲譯	一九
毒樹	艾昂南譯	二三
鄉村	苗寧譯	二六
先知孫	用譯	三三
囚徒	魏荒譯	三五
獻給查達愛夫	任伯譯	三六
給普斯真	蒲風譯	三九

爲着遼遠的故國底岸……	黎焚煎譯……	四二
抒情詩一首……	夏尼譯……	四四
戀歌……	奚普譯……	四七
夜鶯……	李文望譯……	四九
致艾爾維娜……	奚普譯……	五〇
再會吧，熱情的樹林……	林蕪譯……	五三
冬天的道路……	陳君衡譯……	五五
冬夜……	伯石譯……	五八
遊憶……	魯迅譯……	六一
詩章……	木子譯……	六五
詩人……	黎焚煎譯……	六九

悲歌	歐何勿譯	七一
秋天	孫用譯	七三
魔力的奧列格頌	紫秋譯	七九
哥薩克	孟十還譯	八九
士丁卡·拉辛之歌	林林譯	九五
牧師及其工役巴而達的故事	克夫譯	一〇三
金鷄的故事	孟十還譯	一一八
普式庚，俄羅斯詩歌的太陽		一

●「戀歌」目次●

我是孤獨的自由播種者

我是孤獨的自由播種者，

從清朝到深夜，

用清潔不污的手，

挽着帶有破裂的馬勒，

很快地跑着播種——

但是我只是空費時間，

思想與勞力。……

和平內民無約！吃草已就夠了！

你們爲什麼要爭取自由？

自由是不能不要割斷拋棄

如果你有一點自由的影子，
你底子也就代代受鞭笞與羈絆。

——魏晉譯

紀念碑

我爲自己做了一個非手作成的紀念像，
向它那裏去的路上，

草被大眾踏得不再生長。

它那抬起的自由的頭顱，

直高過亞歷山大城裏的建築。

不，我將不全部地死去，

我底靈魂親近的七絃琴裏，

我底身體將要復活，它將從腐爛裏逃避。

它將被月亮照見的世界所讚美，

雖則這裏僅有一個詩人存在着。

關於我底傳言遍佈在俄羅斯的大地上，
這大地上的民衆也都在向我招呼，
無論是可驕傲的斯拉夫、芬蘭，
或是那與草原爲友的蒙古。

我將長久被大衆所愛戴，
我用那七絃琴叫醒了善良的情愛，
我給這殘忍的世紀帶出了自由，
還用良善的心向墮下的人招手。

——黃 源譯

自由

柔弱的愛積美的女神啊，
去吧，給我逝去吧！

像雷神勇猛的自由歌手

你在那兒呢？

來呵，扯掉我們底花冠，

毀掉這甘美的豎琴——

我將在世界

歌頌自由，斥退××底罪疣。

精神要與世界當中，

你獻了果敢的頭顱。

將高尚的高爾人（註一）可敬的遺物

獻示給我。——

淫蕩的運命之子——世間底暴君們哟

最好是顛倒着呵！

俯伏於地的奴隸們哟，

拿出勇氣站起來吧！

啊！無論瞻望何方！

到處——是鞭，是劍，

是充滿污辱的法律的鎖鍊，

是為壓制而哭泣的弱者底淚點……

到處——是不正的權力，

在屬見的黑闇中跳梁，
天才隱於地，
光榮凋喪了。

獨在民衆之上帝王底空際
沒有籠罩着苦惱的雲彩。
在那邊，神聖的自由，
和強力的法律握手，
建築着堅固的城牆，
忠順市民之手握着的劍，
將民衆底腦袋，
一視同仁地砍齊。

假如出頭反抗他，
報復的劍就落下。

賄賂，噱詞

在那邊全不中用。

主權者唯同賊與你××與××的人，

懸法律於老不羸自然的世界，

倒頭聽民衆老上自由，

法律翻覆權係於此矣哉。

同五月衆女士帝王洞空

法律沉睡的地方，

故障和變不能操縱法律的地方，

在那潮湧的民衆底嗟嘆！

繼而祖家老樹中瀾葉，

在風暴裏即位的

罪過的殉教者（註二）喲！

那將叫你做證人。

在畏縮的小孩們之前，

路易登上斷頭台，

被奪XX的路易，

已掛上逆賊血腥的斷頭機了。

法律沉默着——民衆沉默着，

那惡的斧鉞揮下……

又在掛上鎖鍊的高爾人們底頭上

暴虐的XX的旗在鮮明地飄揚。

專制的兇徒的拿破崙，

我憎恨你，憎恨你底王位。

我用歡喜的眼睛，

看你底滅亡，看你的小孩們死盡。

人們在你底額角，

贖取民衆詛咒的烙印。

你是世界底恐怖，宇宙的恥辱，

你在地上海辱神明。

翻動的奈瓦河上

深夜的星四周輝映

在不知憂慮的人們

善於安眠的時分，

沉思的詩人啊，

瞻望着酣睡於閨中

荒蕪頹廢的暴君的殘蹟，

瞻望着拋棄於忘却之淵的宮殿。

在那可怕的城牆的閣處，

聽那可怕的歷史之神的聲音。

加里格拉最後之日

歷歷地在眼前浮映。——

受着肩章、肩綬，

醉於憎恨和酒的刺客們

偷偷地窺竄進來，

而內心都戰戰兢兢（註四）。

反叛的守護兵默然而過。

吊橋，無聲地卸落。

爲金錢收買的內奸，

在黑闇中打開城門……

哦，是多麼可怕可恥的事！

衛兵們像野獸似地湧闖，

揮下可恥的利劍，

打掉那惡的王冠。

哦，××喲而今依然同樣——

無論怎樣的刑罰，報復，

無論怎樣的牢獄祭壇，

一切都不看守你了。

從此在公正的法律之前，
最後是恭誠地跪着吧。
惟有民衆底安寧和自由，
才是××永遠的看守呵。

——林 林譯

註一：普式庚在這裏寄意安得列·塞尼厄(André Chénier, 1762—1794)的。塞尼厄是法國詩人，在法國大革命時代，因對於王朝謀叛而被投獄。普式庚極崇拜他。

註二：是指一七九三年爲法國大革命所推翻的路易十六世。

註三：加里格拉(Caligula)是羅馬帝國第三代皇帝，是位可怕的暴君。也是爲衛兵們所殺的。普式庚借加里格拉之名，實是指巴哇爾一世。

註四：普式庚在這一節裏歌詠一八〇一年爲衛兵之手所殺的巴哇

德一世 (Drevel) 的暗殺事件。對於巴哇爾底暴政，不但貴族和士兵們反對，而且他處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就是後來的亞歷山大一世）也都參加這反對運動，並且就在一八〇一年三月十一日施行暗殺了。普式庚說「巴哇爾一世是『邪惡的王冠』，但又脫着這暗殺是多麼可怕可恥的事」。

致西伯利亞

在西伯利亞的深深的礦中，
堅持着你的驕傲的忍耐；
辛苦的工作決不徒勞，
革命的堅強決不出賣。

那「不幸」的姊妹，那希望，
在黑暗之下的啞默之間，
向你的心說着快樂的勇敢：
就要來了，那等候着的一天。

愛情和友誼都傾給你，
跨過了那些陰暗的重門，
就在你的奴役的牀前，
也傾吐着我的自由的歌音。

一個字就能使圍牆坍塌，
也將跌下了重負着的鐵鍊；
自由在光明之中祝賀你，
弟兄們交還了你的刀劍。

——孫 用譯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黨事變發生之際，普式庚正被放逐在自己底莊園米哈洛夫斯。基如他當時正在彼得堡，他也會同着他底友人們一同被流放西伯利亞，或者處以絞刑。「致

西伯利亞」是一八二七年所寫，私自交給一個刻圖的利普索夫和丈夫同受苦役的十二月黨人之妻的。對這首詩十二月黨人奧陀耶夫斯基，也作詩回答着式庚：

「你的火熱的豎琴彈出的樂音，

已經到了我們（深感你的恩惠的人）的身邊，

我們伸手去摸索我們的軍刀，

哦，我們只找到那粗重的鐵鏈。

但是，朋友啊，請不要懷疑我們，

我們要驕傲地負起那惱人的鐵鏈——我們的命運；

鐵格子關不住我們的深邃的心，

在現今我們還敢侮辱那盛怒的暴君。

我們的艱苦的工程決不會徒勞，

從這火花內將冒出一片強烈的火焰。

我們的人民也將從睡夢中驚醒：

跟隨着「自由」的旗幟，不怕長夜漫漫。

我們要把鐵錘鑄成我們的軍刀，

「自由」將率領我們這班軍曹，

前進呵，我們要將暴君打倒，

我們的人民會走上自由的大道。」

奧陀耶夫斯基的這首詩，伊里奇很感到興趣，並且由那「從

這火花內將冒出一片強烈的火焰」，引用「火花」二字為最初布

爾塞維克機關報的名稱。

亞利昂

我們是許多個，在船上，
一同張帆，一同搖槳；
天是明淨，清澄，
舵手掌着舵，沉默無聲；
我們合力同心
向着彼岸前進；
我無有疑惑，沒有憂傷，
我給兄弟們揚聲而唱……
而忽地暴風猛發，
波濤汹涌喧譁，

兄弟們俱失喪於海之涯，

祇餘我棲巉崖以為家。

巉崖上有紅日散光華——

我在石上晒我浸濕的衣裳，

唱民生昔所曾無愛的歌聲。

——
菲譯

一八二六年，普式庚被沙皇從來哈伊諾夫斯科伊召回彼得堡，沙皇親自擔任着詩人作品的檢查，並委憲兵司令本鑑多爾夫為詩人的監視者。所有詩人底言行，均須得到憲兵司令底允許。雖然名錄上取消了放逐，但是，這却是更嚴格的軟禁。從此以後，除了短時間的旅行以外，從來不會離開禁地一步，不獨請求出國不會得到允許，就是為了創作之故而請求短期的村居，也常被否決。「亞列昂」作於一八二七年，和「致西伯利亞」一樣，也是

懷念十二月黨人之作。在這裏，詩人自擬於歌人亞利昂，在覆舟之後猶不忘「唱我往昔所會鍾愛的歌聲」。

毒樹

在貧瘠的大荒裏，
在灼熱的土地上，
毒樹遺世而獨立
像猙獰的哨兵一樣。

乾渴的大漠之神
在暴怒的日子生了牠，
又用了毒汁灌進
牠的根，葉和枝柯。

毒汁穿過樹皮，一滴滴
掉下來在午熱中融開，
在晚涼中牠又凝結
成厚厚的透明的膠塊。

沒有小鳥飛來稍駐，
沒有猛虎走近，唯有黑風
有時長驅奔向這死樹，
然後又帶了死奔去無蹤。

如果有浮雲飄過，
在牠濃蔭上把雨洒下，
雨水就變成鴉毒。

流到了焦土黃沙。

可是一個人虎視眈眈，
派一個人向毒樹前進；
於是他奉旨不敢怠慢，
取了毒膠來報命。

他取了致死的毒膠，
還帶着半枯的綠枝一根，
他蒼白的額上一條條
流着冷汗不停。

他並不空手回來，

可是他倒在帳蓬的蓆上，
這個可憐的奴才
死在無敵之君的身旁。

於是君主拿他的箭矢，
在這毒膠裏染浸，
他這樣分佈着死
給他遠近的鄰人。

——艾昂甫譯

鄉村

我問你一聲好，寂寞的出園吻！

和平，勞動和震感的安息所吻！

在這裏，我生活之眼望不見的流水

把幸福和忘我的河漚流去。

我是你的——我棄掉那個可厭的

魔女之家，華奢的酒宴和歡樂，

我委身於樾林的消聲和田園的寂靜，

耽溺在朦朧而放縱的遐思中。

我愛充滿涼氣而花飾的

晨光熹微的果樹園。

草原上堆着的芬芳乾草，
叢蔭間發出澄清的溪音，
到處生動的風景映在眼前。

兩個盈盈紺碧之水的湖

時有漁船的白色駛過，

前有幾個丘陵在起伏，

別種式樣的曠場在開展，

農夫的小屋點點散在，

牲畜之羣彷徨於潮濕的岸畔，

又可看見風磨小屋和冒煙的晒穀場，

到處充滿着勞動和豐饒的光輝。

我願在此擺脫世間討厭的眼睛

學習在真理中尋求幸福，

且以自由之心守住，

不聽管人們的絮語煩言，

邪惡的惡黨和癡人底運命，

今後進以虔誠的新禱作答，

我要學不羨慕的優點。

世紀的預言者吶！我將闡你——

在這裏獨自留着的時候

清晰的聽到你快樂的聲音，

那逐去陰鬱的怠惰的夢，

在我胸中生出勞動的熱情，

且在心的深底成熟着

你底創造的意慾。

可是恐怖的思潮使我心黑暗——

華麗的花籃飾的田野和山谷間，
到處出現着可厭無知的俗眼，
人類的朋友——我悲哀的愁容，
眼淚奪眶而出，呻吟塞耳，
以破滅人們爲天職的
野蠻已極的老爺，無情無法地
揮着強制的鞭，
榨取農民的勞力，財產和時間。
清瘦的奴隸，持着他人的犁
又怕挨鞭撻，
匍匐在貪慾的地主的田隴。
沒法萌起心中的希望和興趣。
只爲了作放蕩無賴的惡黨的慰物，

姑娘們才開放了美麗的花。

成爲老父的順從的支柱的

勞動者的年青的兒子們，

被迫離開自己的家

那麼更增多被虐待的奴隸之羣，

啊！假如我的聲音能震動千萬人的心！

爲什麼在我胸中只燃起火焰

而不把擊破這世間的力量給我呢？

啊，朋友！將有一天我能夠見到解脫羈絆的

民衆和投身於皇帝的馬前的奴隸吧？

而且在照耀了自由的光輝的祖國之上能夠看見

璀璨的太陽上升吧？

—— 茵 亭 譯

先知

受着精神上的飢渴，我顛躓着，

在無人的曠野，黯淡，荒涼，

我看見了一位六翼的天神

出現於兩條小徑合而又分的地方。

他放下他的手指在我的眼下：

他的撫摩柔軟得正如睡眠，——

像兀鷹一樣的，他搖着脰頸，

他搖醒了我的先知的眼。

他的手指落下在我的耳上，

有一種聲音，漸漸漸漸的繁噪：

我聽到了星球在轉動，在歌頌，
一切的天使在翔舞，在這邊，
妖魔們在深深的海底行走，
綠的葡萄藤在山谷裏蔓延。
那六翼的天神從我的口中
把我的罪惡的舌頭連根拔斷；
隨了他的手也拉出了，消滅了
牠的一切惡事，牠的喋喋不休，
他就用了他的血污的手，
在我的嘴裏放進智蛇的舌頭；
他又用刀劈開了我的胸膛，
將那顆逆跳得更急的兒插下，
他在我的受着襲擊的胸中，

却燃過了一朵活的火花，

我像沒有生命的泥塊似的躺着，

在荒野上，聽到了上帝的聲音：

「起來呀，先知，你且望着，聽着，

以我的意志纏繞着你的靈魂，

漫遊過灰色的海，黑暗的路，

以我的語言燃燒一切人的心。」

——孫 用譯

囚徒

我坐在潮濕的監獄底鐵欄裏，
有年青的鷹鷲餒養於監獄中，
我底憂鬱的同志鼓搦着翅兒
在窗下啄食着那血淋淋的犧牲。

邊啄食，邊丟棄，邊朝着窗牖裏睨視，
彷彿正與在作着那同一的沉思，
以管窺與啾叫呼喚着
並想對我說出：「且讓我們飛去！」

我們是自由之鳥；時候到了，兄弟、時候到了
到那裏去，那裏在烏雲後有泛白的山巒，
到那裏去，那裏底海面閃耀着天藍，
到那裏去，那裏唯風與我在……遊散。L

——魏荒弩譯

獻給查達愛夫

那怕虛偽的愛戀，希望和光榮
也無從把我們欺誑！

誰說跟夢一般地跟朝霧一般地，

青春的愉快已經消亡；

但我們的內心却燃燒着希望。

在宿命的權力重壓下面，

我們傾聽祖國的呼聲，

抱着一顆戰慄的心房。

我們還憑倚快要消失的一線希望，

期待着神聖的自由時期：

正如紅青的戀人們

及然期待着會期一放地。

祇要我們內心還燃燒着自由之火，

祇要期求正義的心還沒有死滅，

朋友，我們就要把美麗地燃燒的熱情奉給祖國。

朋友，確信吧——讓人們安心滿意的

幸福之星不久就會在空中輝映，

俄羅斯就會從夢中蘇醒；

並且在專制政治的廢墟上面，

也會記上我們的姓名！

——任
譯

查達愛夫是個卓越的思想家，年青時便參加十二月黨，他對普式庚的政治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普式庚很尊敬他，會贈給

他好多詩篇。這一篇「獻給查達愛夫」，在當時是認爲非法詩的，他很快便傳遍了俄國，彼得堡的總督會爲此詩招普式庚去，當他面前，命令警察到他的住宅去搜查。普式庚回答他說：

「伯爵，不用這樣，你不會找到什麼的。還是請你拿紙筆給我，我在這裏寫給你看吧。……」

給普斯真

我最珍貴的朋友喲！

在被悲涼的雪

閉鎖住了的我的幽居，

聽到了你的馬車的鈴聲時，

我是何等的歡悅呀！

而且我這樣的向上帝禱告着哩！

我願我的聲響也能那樣地

使你的心得到安慰；

而，我也要把你的流謫生涯，

因學生時代的追憶

而昭耀光輝。

——蒲風·葉可根譯

普斯真（一七八九——一八五九）是普式庚最親交的一個同學。因參加十二月黨的暴動，被流亡到西伯利亞。這一首詩是普式庚寫給在西伯利亞的普斯真的。又一八二五年，當普式庚被命蠻居在米海羅夫斯谷愛的時候，普斯真會遠遠地前來訪問過他。

爲着遼遠的故國底岸邊

爲着遼遠的故國底岸邊

你離開了異國底土地

你永不忘却的悲泣的時刻

長久在你底面前嗚咽

我底冰冷的手掌

緊緊地握着你

達到這樣哀慘的別離

我底呻吟與禱告沒有中息

悠長響亮地

從憂鬱的流淚的所在

她將我招引到另一塊土地

我說過：

「在再見的一天

在永遠蔚藍的天幕下

在橄欖樹底林蔭中

愛的狂熱的親吻

我底友人，我們將會重聚在一起」

但，那裏呵，那邊穹形的天宇

照映着天藍的光輝

橄欖樹蔭輕輕地躺在水面

您開始最後的休眠

您底美，您底能力

已消失在棺木底中間——

而同他們吻一下吧，再見

我却等待着它

它永遠您是的！

——黎焚焉譯

抒情詩一首

那光榮的一瞬我仍記憶，
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你，
如同一個疾逝的神仙幻像，
如同一個純潔而美麗的安琪。

在那無望的愁苦的愁痛，
或在那喧鬧的生活的迷宮，
我聽見了你聲響的音樂，
看見了你親愛的顏面入夢。

年歲過去了。熱情風暴的日子，
摧毀了昔日的歡樂之心靈，
我忘却了你那溫柔的聲音，
不再見你的神聖的面影。

在我的放逐的黑暗之陰沉，
在寂寞之中我逡巡而前進，
剝奪了你，我的，我的神靈，
剝奪了吻，眼淚，生命和愛情。

如今我的靈魂不再在夢中遲疑，
再一次地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你，
如同一個消逝的神仙幻像，

如同一個純潔而美麗的安琪。

在狂奮之中躍動着我的心，
牠喲，又已再一次地清醒，
獲活了牠的聖女，牠的神靈，
牠的眼淚喲，牠的生命，牠的愛情。

——麗
尼譯

戀 歌

啊，美麗的德莉娜，

你能知道那個無邊的地方？

那裏早就燦爛火亮的

金色戀愛的星光。

月亮的週圍，寂靜無聲，

顯出她睡眠中的臉孔，——

是你最後有信心的勇敢的保護人

這暗影裏的幻想啊，

穿過神祕的叢林，

跟隨發亮的小溪，流向草場。

小鳥微愁而又甜蜜地請求，

讓我們走向愛的叢林

月光護佑我們——緩行。

我們在靜夜裏行走

幸福的感覺，落在我們的身上享受

明朗的金星偷聽我們的氣息。

時間瞬間飛逝！

我的雙頰，燃炙摯熱。

啊，來吧，德莉娜，來到我的懷中。

——奚 普譯

夜 鶯

春天裏，當安靜的公園披上了夜網，
東方的夜鶯徒然向玫瑰花歌唱；
玫瑰花沒有答覆，幾小時的夜沉沉，
愛的頌歌不能把花后驚醒。

你的歌，詩人啊，也這樣徒然地歌唱，
不能在冷冰冰的美人心裏喚起歡樂悲傷，
她的絢麗震驚你，你的心充滿了驚奇，
可是她的心依然寒冷，沒有生機。

——李文學譯

致愛爾維娜

纏綿的愛情哟，

愛爾維娜，用你的手抓住我吧！

救助我生命上極峯的苦痛。

要多少的時間

你才爲你的情人允許？

在哪樣的時間

我可以和你相見？

我們難道永不能夠情波互透，

讓無盡的長夜底悲哀

包圍了我的青春？

難道朝霞永不能照見我們

臂膀護着臂膀，——

甜密熟睡？

愛爾維娜，爲什麼我不能在那深宵黑夜，

抱着你的身體，

快樂如醉，眼望着您

火熱地向你嘴上交換一吻，

更一吻？

爲什麼不啊，在幸福之前

你沉默，口吃，微嘆

會心的微笑，你有似生活在如醉的最快樂裏。
啊，愛情，這新有的快樂，
在醒來之後，還能胸壓着胸？

——笑 普譯

再會吧，熱情的柵林

再會吧，熱情的柵林，

再會吧，靜寂的田園，

在不知不覺中逝去的時日

那夢幻的歡樂！

嘗過了種種快樂的

特里娥斯翼谷，再會吧！

在領略了這快樂之後，

永遠的拋棄了你，

我將如之何呢？

我是抱着你的記憶而去了，

可是我的心却還留在你身。

何時我能再回到你的田園呢？

（啊，這豈不是多麼愉快的夢！）

我是——充滿友情的自由和歡欣，

真和美的信奉者；

何時我再回到特里娥斯谷翼山丘的斜坡，

菩提樹掩覆的蔭影下呢？

——林 蒂譯

特里娥斯谷翼村，是普式庚的母親的領地米哈洛夫斯基的鄰村，女地主奧德拔·娃腓力甫的領地。普式庚曾在他的邸中作客。

這首詩是在一八一七年他從那個地方回到彼得堡時作的。

冬天的道路

在迴旋的朔雪和幽暗之中

照着路的現在只有月亮，

在陰鬱的草場上

傾瀉着陰鬱的光芒。

在寒冷而淒清的路上

單獨地飛快地馬車在馳行，

並且永遠地在響亮着

它悲涼的單調的微小的鈴音。

那馬夫的懶慢的小調

對於我是一種愉快的聲音，

喚起我心底沉痛，

和昔日的肆無忌憚的歡飲。

啊，這些雪地與荒野，沒有

孤寂的火，熏黑的小舍使我安頓，

但是，在緩慢的進行中只有

各色的路標指着里程！

——麗娜哟，我回來了，明朝，

在你的爐火旁邊，親愛的朋友，

消解我的厭倦和煩惱，

互相熟視着，熟視着沒有止休，

那時候的鐘，它的時針

很平穩地環繞了一過，

無人淹留，無人會困煩我們！

午夜更不會分離你我。

——麗娜喲，我的路程疲倦而悲傷，

馬夫終於在打盹，一聲也不響，

那微小的鈴音仍然響得淒涼，

月亮陰暗了，失去銀光。

——陳君涵譯

冬夜

狂風挾着霧氣

遮蓋了天，

狂風挾着雪粒

吹起了唿哨，

有時像野獸怒嘶，

有時像嬰孩啼泣，

有時像是稻草的乾裂

在那古老的屋頂；

有時又像夜來的朋友

輕敲我的窗門。

我的頹老的草舍，
暗淡而又淒冷，
親愛的老婦人，
你爲何站在窗口
默默無言？
是否你倦了？
抑是狂風暴亂
使你失落了紡梭
在你紡車之前？
伴着我一道兒飲吧！
我童年的友伴，
帶着愁飲

也要心兒變成愉快，

給我唱個歌兒，

歌唱海鷗如何

恬靜的生活在海面；

給我唱個歌兒

歌唱水仙如何

一清早便步近清泉。

狂風挾着霧氣

遮蓋了天，

狂風挾着雪粒，

吹起了唿哨，

有時像野獸怒嘶，

有時像嬰孩啼泣，
有時像稻草的乾裂
在那古老的屋頂；
有時又像夜來的朋友
輕敲我的窗門。
伴着我一道兒飲吧，
我童年的友伴！
帶着愁飲，
也要心兒變成愉歡！

——伯 石譯

此詩作於普式庚蟄居於他母親的領地米海羅夫斯谷愛鄉村時。
詩中的老婦人是普式庚的姆母亞利娜·羅迭奧諾芙娜。普式庚由她
口裏聽得了許多民謠、傳說，以後就成了不少的優秀作品。

追 懷

喧囂的白晝銷聲，
夜的半明的影子
擴充於寂然的衢路，
晝日勤勞之所賜的
夢成時，
在我是
來了苦惱不眠的時候，
我的胸中，趁着夜閑，
噁心的蛇正在蜿蜒。
空想噴湧於滿是哀愁的腦中，

沉重的思惟填塞了胸底

回憶在我面前

將長卷展開，靜悄悄地，

於是不得已而回顧我的平生

我兇詛而且戰慄，

我長嘆以淚零，

但悲哀的印象不能蕩滌。

發揮獸性的華筵。

不自然的自由的沉溺，

束縛和困窮和飄泊大野，

這是我所耗的往日。

而今的我又是酒池肉林，

聽儕輩的謊話，

冷的理智之光，
使我心感到難除的愧恥，
我沒有歡娛……。

——魯迅譯

詩章

當我徘徊於喧囂的街上，
坐在無知的少年間
或走進嘈雜的教堂，
我總在自己的幻夢裏沉湮。

我說：年華過去如飛，
我們不久也將不見，
都要回歸於永恆的門裏
任何人的時期都不遠。

我看到一棵橡樹獨聳，

我想：這森林中的老者，

他生存於我一世，自始自終，

正如他生存在我父親的年代。

仁慈地撫着那孩提，

我想永別了吧，

我把我的地位讓你，

我應該凋謝，你應當開花。

在每一日，每一年

我想着未來蘊藏着什麼；

我推測不知在那一天

我將一去不復返。

在漂泊與風浪的掙扎裏，

我覺得死亡超於幸運！

或者我的形跡

已距離冷的塵土很近！

我無生命的軀壳，

到處都可以朽腐，

可是我希望寄託

在我親愛的鄉土。

讓那些青春的生命悠然

嬉戲在我墓門外，
讓那冷漠的大自然
炫耀牠永恆的光彩。

——木子驛

詩人

現在請勿苛求詩人底

神聖的供奉於阿婆羅之前

爲焦慮冥漠的世界

他灰心透不出一口氣

啞默了他底神聖的琴絃

靈魂試驗着冰冷的夢

並且呵

在世界上最純真的孩子國裏

也許——他顯得更純真

但只有上帝底話語

觸動着敏感的耳朵

詩人底靈魂呵

如初醒的塵塵

他沉愁於荒淫的世界

躲閃了人們底譏嘲

對於國家底偶像底面前

絕不低下他矜持的頭顱，

他原始的嚴肅的

在人烟絕跡的充滿着聲音

與洶湧的波濤的濱岸

走向遼闊的騷擾的森林……

黎焚雷譯

悲 歌

消逝了的狂暴的青春的歡樂，
像沉醉似的沉重向心中襲來，
可是逝去了的一天天的悲哀，
在心中像酒樣經時愈久愈強烈。
路是已經盡頭了，未來的荒海，
向我預示着苦難和悲哀，
然而朋友呵，我是不希望死滅。
我要活，我要活着思索。受難，
而且在憂患，悲愁和不安中，

我還想這有愉快。

好，我想再一次溘然地流着淚，

將身委諸優美的歌調，

這樣，在我的悲苦的晚年，

愛將投下別離的微笑。

——戴何勿譯

秋天

十月終於來了！叢樹搖動了踟躕着的
最後的一葉，牠從赤裸的枝上凋零。

秋天冷冷的呼吸着，路也凍結了——

小溪仍在水磨後訴怨似的奔騰，

池塘却結冰了，我的鄰人帶了一羣獵犬，

向前去，向那最遠的，夢想着的原野前行，

冬麥受到他的瘋狂的圍獵的蹂躪，

森林中的橡樹也將因犬吠而受驚。

這正是我的時候，我永不能愛春天，

冰雪的緩緩的消溶，可惡的氣味泥濘——
到春天我就病了：我的血不再循環，
惱人的苦痛也緊緊地壓着了我的心情。

冬天却於我更好。我愛那月下莊嚴的雪地！
那在暖和的貂皮之下的，愛人的手，
那雪擁的多麼迅速，自由的飛奔！……

啊，這樣的遊戲，踏着淬礪的鋼鐵，
在凝靜的玻璃似的河面溜冰！
正是冬天休假日的輝煌的警鐘！
可是，一切的事物都有牠的止境！
整半年的雪——最後，連那年老的穴居者，
那熊，也覺得這是夠久了！你總不能

永遠同美麗年青的阿迷達乘著雪橇，
也不能永遠在兩窗的玻璃後，在可愛的爐邊煩神……

一般的人都責罵秋天的末後的日子：

在我，牠們却是可愛，我的讀者和友人！

牠們的美麗安閑，牠們的溫柔皎潔；

像是不為父母所喜的孩子，牠們將我牽引。

我告訴你：一年四季中，我只愛一季；

我就愛牠——我並不是虛榮的賣弄愛情者，

雖然不免好奇——我却認定我的愛頂真。

我怎麼才能告訴你，她使我醉迷了，

像一個將死的處女，也許，也使你醉心。

命定的溫柔的忍受，沒有一句怨言。

不發怒——有着微笑，慘淡的嘴唇——
她並不見強墳墓的張着幽深深地口——
她的髮辮上面撒着幽光輝，閃爍着——
今天她在這裏——她活着——明天却不再生存。
蕭索的可悲的日子，夢着幽暗的悲劇，
說着永別的你，美麗却與我可憐！
我愛那自然的生命的神奇的無類，
森林的蔥綠裝飾了紫色與黃金，
大風的更快的呼吸，澎湃的喧嘩，
波動着幽霧的帷幕將骨——遮蓋，
也遮蔭了太陽的微光，清早的嚴霜，
以及在遠遠的，頭髮灰白的冬天的威稜！

隨着年年的秋天的降臨，我也開放着花朵；
這有益於我的健康，還好，這俄羅斯的冷；

我習慣的重新陷入於愛情之中；

飢餓代替了睡眠，睡眠已早早的飛升，
血液快樂的躍動着，經過我的心頭，

願望升騰着了——我又笑，我又年青，

我是生活着的生命——這樣是我的生機。

（假如你肯，請原諒這字句的質樸無文）

於是，我裝上馬鞍，向着那繁盛的曠野，

他載了我飛跑着，將他的鬃毛搖震，

他的身下，閃耀的蹄響着，像是唱着歌，

騎過凍結了的山谷，冰上響着爆烈的聲音——

短短的一天去了！於是那忘了的煙囪
又同了火一起醒來——吐着銳利的光明，
或是朦朧的紅光，我坐着變得很久，
養育着深沉的思想於我的靈魂……

——孫 用譯

魔力的奧列格頌

看吧，如魔力的奧里加（註一）的企圖，
現在要報應惡劣的訶柴路亞人（註二）：
因為我們的雙眼見劍刀和烈火
毀壞了村舍以及田野。

國王騎着他忠實的駿馬

同着穿甲冑的左右們在山谷上。

從黑暗的森林中走出去奉迎他，

看哪，這行進着聰慧的魔者——

只在彼魯諾（註三）——神的面前謙遜，

將來時代的傳達者，

只有他的事情：預言和祈禱；

與列格騎馬走到聰明的老人的面前。

——「哦，請說吧，魔師，神底愛寵，

叫我將要拿些什麼過活呢？

仇敵鄰居的墓地將很快就

欣喜地叫我傾眠麼？

請公布真理吧，對我不必害怕，

我將送給你一匹最好的良馬。L——

——「魔者都不怕品等的權威，

也不需與王國的贈品，

他們預言家自由的舌頭！

只是用天上的意思發聲。

未來的命運深深地埋藏，

但是我看見它，我的真理——言語

在額上，哦，國王，請於記憶中牢牢記她：

光榮給勝利者——大大的欣喜！

你的名字為勝利的光榮而聲譽：

在著名的 *Castles* 城門之上——

你的盾牌；而水，土地和所有的力

都服從你，哦，看吧，奇異的命運！

迷惑的波浪在藍色的海中

在致命的暴風的時刻中

將不停止你歲月的奔流。

鬥爭的箭也一樣沒有停止；

甲冑的執拗將掩護了打擊，

因為看不見的護士在奉侍你

危險不會使你的駿馬畏懼，
牠服從於你的意志；

在鬥爭的場合之中

箭在頸前呼嘯，牠不抖顫。

沒有什麼使牠害怕——寒冷嗎，格鬥嗎——
但是從你的駿馬之前，你必將有一死！」

奧列格笑了，但立刻，一剎那間之後，
臉上就蓋上了一層淡黑。

馬兒被拋在沉思和沉默裏，

他一隻手晃靠着馬鞍，

一隻手柔軟地輕輕地打，

撫摩着忠實朋友峻峭的頸項。

「再會吧，同伴，忠實的勞役者，

時光來叫我們分離呢。

休息吧，將永遠再沒有騎者

觸動你由黃金製成的馬鐙。

再會，親愛的，請牢記着我。

朋友——青年人們。現在你們

可帶牠到我的草場裏去吧，

好好地用廳堂貨色的毛氈給牠穿蓋，

給牠沐浴和用最好的穀品餵養，

用從泉中取來的水給他飲喝。」

青年人們馬上就帶牠到馬廄裏了，

爲國王已經準備好了別一匹良馬。

奧列格和同僚們參加宴會去了；

帶着高興的酒盃的聲音：

他們的頭髮已是白色的了，
彷彿在山峯上的水晶的白雪。
他們傾談着——過去的日子，
共同鬥爭的民衆講述的故事。

「但是現在我們的同伴呢？我的
強力的激昂的馬兒在那裏？

健康嗎？」——國王奧列格問。

「哦，國王，牠已不在人間了，
牠已經長睡在山上。」——是這麼的回覆。

——奧列格——特權者垂下了頭，沉思了：

「那麼，什麼——魔術呢？」

魔者，你說說，哦，你，狂人喲！

倘若沒有預言，

如今恐怕我的馬已帶我去了！——
要看看骨骸——是國王的嗜癮。

哪，有權威的奧列格騎馬從宮庭出

同着伊哥爾和年老的客人們。

在峻峭的小山上，帝涅布羅河岸

看哪，橫臥着的只有最後的骨骸。

風在靜寂中帶着雨和塵砂

震動我們之間的只是那木片。

國王踏在馬的頭蓋骨上，

說道：「謙遜的朋友喲，

唉，主人活得比你長久：

在我底最近的死祀中

沒有了你搖動眉毛的聲，

血液在銳斧之下給墳墓溫暖，

滅亡爲我而在什麼地方躲藏——

死骨還繼續在威脅着我呵！……」

但正在這個時候，一條蛇從死頭蓋中

嘶嘶聲地向着他爬出。

用黑色的絲帶纏繞住他的腳——

露西亞的國王開始被咬地呼叫……

當奧列洛死後的祭祀時候，

酒盃起着泡沫地有次序的循環。

國王伊哥爾和奧爾卡——在山頂上；

看哪，同僚們坐在山谷裏的岸旁，

在友愛的鬥爭者的圓形中

高聲地說着過去鬥爭的故事。

奧列格 (Oleg) 是魯里克 (Rurik) 後代的第一個基雅夫 (Kiev) 的國王。按國年代史述及當國王魯里克死的時候，因為他自己的兒子伊哥爾 (Igor) 還未成年，於是讓位於自己的親族奧列格。由是奧列格奉權統治，即位於帝涅布羅 (Dniepro) 河的右岸基雅夫城。公元八八三年時，在帝涅布羅河的兩岸居住的差不多都是斯拉夫民族的人民。

奧列格完成的首都基雅夫城說：「它乃是露西亞都市的母親呵！」在九〇七年，讓伊哥爾獨自在基雅夫城裏，奧列格開始同着斯拉夫人及斯干底那維亞人 (Skandinavia) 的軍隊騎着馬匹，坐着船去和希臘人作戰。按年代史的話說是：二千艘船，每艘四十人。傳記中說，奧列格戰勝了希臘人之後，就將他自己的「盾」和他的軍隊的「盾」掛在君士但丁堡波爾 (Constantinople)

俄國人時它爲 (Св. Георгій) 的城門上，作爲辟邪的象徵。他從希臘帶着得到的豐厚的禮品歸來，於是露西亞的人民驚異他的成功而稱他爲「魔力的」(Силою Пова)。

註一：奧里加 (Olisa) —— 是國王伊哥爾的妻子。

註二：訶柴路亞 (Hozaro) —— 是居住在南露西亞的人，他們是匈牙利人嗎，是芬蘭人嗎，是其他某種人嗎？歷史家相互之間是不統一的。他們是常常去侵犯斯拉夫民族的。

註三：彼魯諾 (Peruno) —— 是斯拉夫人的主要的偶像。

哥薩克

一次在半夜的時光，

穿過風暴和黑暗。

勇敢的哥薩克

騎馬來了，沿着河邊。

斜戴着黑色的帽子，

皮襖上滿是灰塵，

手槍搭在膝上，

長劍觸到地面。

忠實的馬不覺衝動

迅速地擡着腳步，

擺動着長長的鬃毛，

靜默地走向遠處。

忽然他面前現出兩三座小房

障籬已經破損，

這裏是往小村去的道路，

那邊是走向茂密的松林。

「樹林裏找不到姑娘，

——好漢德尼斯想到：——

姑娘們已經回到屋裏，

準備睡覺去了。」

哥薩克拉一拉馬勒，

動了動拍車，

那匹馬好像快箭——

向一座小房馳去。

月亮從雲端

照着遠遠的天邊；

一個美麗的少女

憂鬱地坐在窗前。

大眼一瞥見美麗的少女，

他底劇烈地跳起，
輕輕地向左彎馬——

轉瞬間到了窗下。

月亮躲入雲後，

夜色越加暗黑，

我底馬渴了，姑娘，

請給一勺水。L

「不，我害怕

走近年青的男人，

我害怕走出屋去，

拿水給你底馬飲。L

「啊，美麗的姑娘，

你講點善良的人情！」

「夜對於美麗的姑娘是危險的。」

「是快樂的，不要惶恐！」

想像，姑娘，是空的，

拋掉那虛妄的恐怖！

你浪費着黃金的光陰，

可愛的，有什麼好處！

趕快地騎上馬來：

我同你走向遠方。

和我在一起你將幸福，

隨着伴侶處處是天堂！」

少女怎樣？靠近來了——

她戰勝了恐怖，

膽怯地答應着跟他去，

哥薩克是如何地幸福！——

他們跑了，飛了，

互相愛戀着；

他對她忠實了兩個星期，

到第三星期就變了。

士丁卡·拉辛之歌

—

伏爾加河闊的水面

走着尖頭船

船上載着——

英勇的搖槳人

年青的哥薩克

首領坐在船尾

是有名的拉辛

拉辛的面前

有美麗的少女一人

她是被擄的波蘭的王女。

王女的臉

凝視着伏爾加河的水面。

拉辛喃喃地道——

「哦，生我的母親，伏爾加河喲！」

你從不辨西東時養了我

漫漫的長夜裏

搖着我 唱着眠歌

天氣不好時

通宵不眠看着幼年的我

我的部下哥薩克也盡忠於我

然而我們却沒有對你敬禮過。」

拉辛匆匆地站起

抱起波斯的王女

投下波裏去

伏爾加河便把她吞逝。

二

拉辛

經商在亞士特拉漢市。

市長說要禮物。

拉辛

獻了錦緞

獻了錦緞。

市長說要外套。

新式的外套

高貴的外套

一個狐皮

一個貂皮。

拉辛

斷然托辭了——

「拉辛！

把外套脫在這裏

脫就講講理

不脫便絞死你

披上狗皮外套

掛在靜靜的曠野裏

綠樺的樹枝。』

推手一想之後

「好吧

外套

能拿就拿去吧

能拿就拿去吧！

交換這的

或許是騷擾一陣吧。」

三

不是人聲 不是馬蹄聲

不是喇叭手在野外吹着喇叭

是風颯着 號着

颯着 號着 怒吼着

是呼喊著士丁卡·拉辛！

是呼喊著駛向碧綠的海去！

一英勇的青年 果敢的強盜的

果敢的強盜孕 驕張的暴徒約

搭上你迅速的大船

揚着孕滿的帆

駛向碧綠的海去！

你將和三隻船相遇

一隻載着金

一隻載着銀

還有一隻載着美麗的少女啊！

——林
林譯

士丁卡·拉辛是十七世紀俄國農民暴動的領袖。暴動被鎮壓後他便被慘酷地處了死刑。傳說拉辛非常寵愛這位擄來的波斯王女。一天，拉辛偶聞着部下的士兵們閑談，謂他愛王女勝過愛自由，於是拉辛便毅然將王女投於波中丁。

普式庚這首詩因讚美拉辛之故，為當時的檢查官所禁止發表的。

牧師及其工役巴而達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牧師，

額頭生成是焦黑的顏色，

他跑到市上去

看有什麼貨物要購取。

對面來了個巴而達，

自己也不知道向那裏出發。

「老爺，你起來得早呵。」

「你有什麼東西要買？」

牧師回他說道：「我要一個工役：

又會做飯，又會看馬，又會幹木匠的事情。」

這樣能幹的工人

叫我到那裏去尋？」

巴爾達便說道：「我來替你做事吧

又熱心，又誠實，又做得括括叫

只是每年得在你額上打三下，

給我吃的，只要煮爛的小麥。」

於是牧師左思右想，

在自己額上搔搔摸摸。

打在額上可不好玩，

他想着俄羅斯人的一顆僥倖心。

牧師對巴爾達說：「好吧，

這樣我們大家都有便宜。

那牧師就整裝去住，

表現你的熱心與勤奮。」

巴而達在牧師家裏過日子，

睡在麥葉的牀裏，

吃四個人的糧食，

做七個人的工作，

天沒有亮，他就起身勞動，

把馬拴上車，把土地耕作，

爐子生着火，一切都準備妥，

雞蛋已煮得脫了皮殼。

牧師妻從不激賞巴而達，

牧師娘老不高興巴而達，

牧師兒子稱呼他做伯伯；

又得做飯，又得看管小孩。
只是牧師不喜歡巴而達，
從不對他有什麼撫愛，
時時刻刻掛念着費用太大。

一天天過去，年底就在眼前。

牧師不吃，不喝，夜不安眠：

他的額頭早就一層層皺結。

他於是在妻子面前訴說：

「日期到了，怎麼辦呢？」

女人的頭腦敏捷

隨計多麼，心懷莫測。

牧師妻說道：「我有個計策，」

使我們得避免禍災。

吩咐巴而達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做，
却要求他執行得十足。

這樣你的額角不會再受到傷害，

巴而達也可不用支付便被撤開。

牧師於是滿懷高興，

對巴而達瞧着有多勇氣。

他便叫喚道：「走過來，

我的忠實工役巴而達。

聽着：魔鬼們須對我年納貢金，

直至我壽終正寢。

這是最好的進益，

可是他們已有三年沒有來貢納。

你吃了我的小麥，

快替我到那裏那裏去收取貢金，不差毫末。」

巴而達並不和牧師徒然的爭辯，

去了，去坐下在海岸邊；

在那裏燃着繩索，

把一端浸在海裏。

從海裏出來了一個老惡魔：

「巴而達，你怎麼滾來到我們這裏？」

「我要用繩索來把海掀動，

好使你們這般惡魔鬼孽。」

老惡魔聽了意氣消沉，

「說吧，你為什麼這樣兇狠？」

「這樣兇狠？買金你沒有付清，

并且破壞了日期的約定，

這使我們遭受損失很大，

所以我要給你們這股狗東西懲罰。」

「老哥巴而達，請你且慢把海掀動，

很快便給你送上全部的買金。

等一會，我去派個孫子來見你。」

巴而達想道：「這回事倒不是好玩的呢！」

從海裏浮現出了一個小惡魔，

好似一隻餓貓那樣咪咪地叫喚：

「你好呵，巴而達老爹，

你需要什麼買金？

我們百年來不曾聽說有這樣的事情，
魔皇們從不擔負這樣的責任。

噢，算了——只是須要一個協定，

我們兩方面同事來執行，

好使日後誰也不能有異議；

我們中誰繞着海岸跑得快，

誰就把買金完全拿，

那邊已準備好一口藤袋。」

巴而達狡猾地笑道：

「你怎樣想出了這樣的舉？」

你那能和我，

和我巴而達競走？

原來派了這麼一個敵手到這裏！

請等着我的小兄弟。」

巴而達往附近的森林裏去，

捉到了兩隻兔子，找着了袋子。

他又回到海邊，

小鬼仍在那裏，

巴而達拉住一隻兔子的耳朵說道：

「合着我們的音樂跳舞吧；

你，小鬼，年紀輕輕，

還夠不上和我競走——

這只是徒費光陰。

還是和我的兄弟比一比。

一、二、三！走呵。」

小鬼與兔子出發飛奔：

小鬼沿着海邊，

兔子往森林裏直達屋舍。

小鬼喘着氣疾走，

繞海兜一個圈子，

舌頭突出，面乳朝天，

全身汗淋濡溼，用後腳來揩拭，

想道，這回總得勝過巴而達，

可是一看——巴而達已在撫慰着兄弟

正說道：「我可愛的小弟弟，

疲倦了，可憐的，休息去吧，同胞。」

小鬼便算落後失敗，

不聲不響，掉下尾巴，

眼睛只敢斜視着小巴而達。

「請等一會，」說道，「我去拿買金來。」

他回到祖父那裏說道：「不行！

小巴而達跑符也比我佔先！」

老惡魔又得用一番心血來考慮。

巴而達便重新騷擾，

激盪着全部海面。

掀起滾滾的浪潮。

小鬼出來說道：

「就會把黃金全部送上去！」

只是聽呵：你看到了那根樁吧？

隨便選定一根目標，

誰把棒投得最遠，
誰就可以拿到那貢金。

怎麼啦？你怕脫了你的手關節？

你在等什麼？「我等那一塊雲移走；

好讓我把棒投到那裏去，

和你們這般魔鬼們一決勝負。」

小鬼聽了驚慌，又跑到祖父那裏，

講述巴而達的本領。

巴而達還是掀動着海，

用繩索來威嚇惡鬼。

小鬼又現出來說：「你愁什麼？

貢金總會給你，若是你想要……」

「不，」巴而達說，

「現在該輪到了我，

自己把條件選定，

要你也來執行。

瞧一瞧，你有多大力氣，

你看見那邊一匹灰色馬沒有？

你把馬帶着

跑半俄里的路程；

你能幹這樣的事，黃金便是你的；

你如果幹不了，黃金便歸於我了。」

可憐的小惡魔

爬在馬肚下面

使盡全身力氣

拼命往上扇起。

終於把馬帶上，向前作兩步移動，第三步就倒地，身體伸得直挺挺。

巴而達對他說道：「你這笨惡魔，怎麼想來和我們比本學！」

你用手還是不能把馬帶走，

看我用腳跨上也輕而易舉。」

於是巴而達騎上馬背飛奔，

頃刻間跑了一俄里，只見揚起的灰塵。

小鬼看了吃驚，又去見祖父

訴說那難以制勝的本領。

魔鬼們來擁來擁，

沒有辦法——只得把寶金收集；

裝了一大袋給巴而達拿去。

巴而達回來了，嘴里哼着，
牧師一見巴而達，立刻奔逃，
躲在妻子背後。

巴而達終於把他找到，
繳上賞金，便要求舊約執行。

可憐的牧師

把額頭突出：

第一下

把牧師打退到天井裏；

第二下

打掉了牧師的舌頭；

到了第三下

老頭兒已失去了知覺。

巴而達還對他叱責：

——牧師，你不該一味想貪便宜。

——克 夫譯

這篇童話普式庚於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三日寫成。當時他的情緒很好，充滿着對沙皇政府的許多希望。所以在這篇童話裏僅善意地譏笑了牧師的愚蠢與貪婪，却並沒有直接對宗教的諷刺。但作者始終站在工役巴而達方面來反對牧師，輕視宗教神聖的名銜，這也就反對了沙皇政府對教會官職尊敬的要求。在這裏也貫徹着普式庚不可遏制的「自由思想」的精神。本篇係根據一九三五年蘇聯兒童出版局所印行的「普式庚童話集」中原文譯出。

金鷄的故事

有這麼一個地方，在遼遠的王國，

或是在極遠的王國，

那裏有一個出名的皇帝，名叫丹德。

他從年青時就十分威嚴，

所以對於四鄰和處事，

頗多傲慢；

但是到了年老時也想休息，

他願意放棄軍事

自己來安靜地把國家料理。

可是周圍的居鄰，

開始擾亂年老的帝君，
要加與他以可怕的傷損。

爲使自己底國境

不被進攻，

因此他不能不擁有一

數最廣大的軍容。

將官們從來沒有眨一眨眼，

但無論如何總不成功；

有時候他們在南面等待，一看——

不然，敵軍從東方開到；

他們防守這裏，——那些慄慄的客人

却由海道轉繞；

皇帝丹德因此悲哀地哭泣，

連睡眠也已忘記。

算是什麼生活，總處在這樣的恐怖裏！

於是他爲着請求援助

去找那博學的聖者——

那星相家氣閣者：

他走到他旁邊行了敬禮，

於是聖者在丹德面前

從袋子裏

取出一隻金鷄。

「你把這隻禽鳥，——他對皇帝說，——

放在竿頂；

我底金雞，

會給你做一名忠實的守兵。

如果周圍全都平靜，

牠就坐着不發一聲：『王國！』

但祇要那方面

有軍隊來侵襲，

或者戰爭和不知道的什麼不幸

在等着你

那時我底金鷄

就立刻昂起冠子，

啼叫着，鼓着兩翼，

向那地方飛去。」

皇帝謝了聖賢，

允許了約言電如金山。

「爲着這樣的恩惠，

——他感歎地說，——
我將執行你底第一個願望，
如同對我自己一樣。」

金鷄開始在高高的竿頂，
警衛着他底國境。

一看見那裏有些兒危機，
這忠實的守兵就像從夢中驚起，
騷動着，鼓着兩翼，
向那個地方飛去，

一面叫道：「基利！——咕——咕！
懶惰的王國！懶惰的王國！」
於是四鄰宣佈和平，

再也不談戰爭。

皇帝丹德便是這樣

給他從全世界取得了保障。

一年，二年，過得太平，

金鷄總是安靜地坐在竿頂。

一天忽然起了可怕的喧噪，

把皇帝丹德從夢中驚醒。

「你，我們底皇帝！人民底父親！

一個將官喊道，——

陛下！醒醒吧！糟了！」

「什麼事情，老爺？」

丹德說，打着呵欠，——

呵！你是誰？請從何言？」

將官說：

「金鷄重又長鳴，

恐怖和騷擾滿佈全城。」

皇帝走到窗前——望望竿頂，

金鷄果然拍着兩翼，

飛向東去。

一刻不能延遲：兵貴敏迅！

人們上馬，哎，奮起精神！

皇帝派遣軍隊東行，

他底大兒子做統領。

金鷄安靜了，

騷擾平息了，皇帝也瞌睡了。

八天已經過去，

軍伍毫無消息：

有戰事沒有戰事呢？

並未稟報丹德皇帝。

金鷄重又啼叫，

皇帝派遣了另一支軍隊；

現在他命令年幼的兒子

前去援助他的長子；

金鷄又安靜了。

他們仍然沒有消息，

又是八天過去；

人們在恐怖中過着日子，

金雞重又高啼。
皇帝召集了第三支軍隊，
親自帶向東去，
他自己也不知道能否順利。

軍隊晝夜行走；
他們沒有權力停留。
不論戰事，不論營陣，
不論一片墳墓，
身德皇帝也沒有遇見。
多麼奇怪！他想。
這已經是第八天，
皇帝領着軍隊登山，

於是在高山之中，
露出一座華麗的帳棚，
一切都在奇異的靜默裏
繞着帳棚底周圍，
狹隘的空中，
躺着殺死的軍隊。
丹德皇帝急向帳棚跑去……
一幅驚人底圖畫映入眼裏！
在他面前是他底兩個兒子，
沒有帶護胸，沒有穿甲冑——
躺着兩具死了的屍首，
彼此利劍插進胸口。
他底底騎馬正在草地上逍遙，

躺着那蹂躪了的青草……

皇帝淒然說道：

「唉，孩子們，孩子們！

我真苦惱！

我們底兩頭鷹鷲

都陷在網裏了！

我真苦惱，我底死期到了！」

全軍隨着丹德嘆息，

深谷也淒慘的聲音悲吟，

連那山岳底心中

也在顫震。

忽然帳棚開了……

一位姑娘——薩瑪汗的女王，

全身耀着光輝，猶如霞光，

他靜靜地來迎接丹德皇。

好像夜鳥在太陽下面，

皇帝沉默着，凝視她底臉龐，

他站在她面前

竟忘了兩個兒子底死亡。

她在皇帝面前

微笑着——施了一禮，

隨後用手挽他——

走進自己底帳棚裏。

她讓他坐到桌邊，

拿所有的食品將他款待，

她又帶他到錦綉的牀上

去休息他底疲憊。

整整地過了一個星期，

丹德是絕對地受她征服了，

他在那裏擺宴痛飲，

迷醉着，狂醉着。

最後皇帝領着自己底大軍，

帶着年青的姑娘，

走上歸途，

轉回了家鄉，

一些傳說跑在他前面，

或有或無都成了講談。

到了京城，靠近了城門，

人民喧嚷着前來歡迎，

全體跑在車後，

跟着皇帝和皇后

丹德正向全體致意……

他突然看見在人羣裏

一個人戴着索羅琴三的白頭巾，

完全好像一傳白了頭的……

——恰是他底老朋友——

「啊！你好！我底朋友，

——皇帝對他說：——

你有什麼指示？……

走開些，你有什麼話要說？」

「皇帝，——星相家回答……」

你可記得！爲了我底功勞，

你曾經像對朋友似的答應過我，

你將執行我底第一個願望，

如同對你自己一樣。

你賜給我這姑娘，

薩瑪汗的女王！」

這把皇帝大大地嚇了一跳。

「你怎麼了，——他對老者說，」

你還是着魔了，

還是瘋癲了？

你把什麼裝進腦袋裏了？

我，當然，答應過你，

什麼都有，我底國土裏。

爲什麼你偏要我這位姑娘呢？

夠囉，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可以向我請求金庫，請求御官更前，

請求皇家馬廄裏的馬匹，

即使請求我底王國的一半，

我也會答應你。」

「我什麼都不要。

你賜給我這位姑娘

薩瑪汗的女王。」

——聖者回答。

皇帝吐了一口：「沒有這樣的惡棍！

你什麼也得不到，

你自己害了自己，罪人，

滾開，趁着現在還是完整的；
拉走這個老東西！
老者想要辯爭，
但是吵叫也無用。

帝對他額上打了一笏板；
他立刻斷了氣，
伏到地上。

全京城都在害怕，
那位姑娘呢，可是
嘻嘻！嘻嘻，哈哈！哈哈！

她不知道長懼懲罰。
皇帝雖然十分驚恐，
他底愛橋却使他樂盈盈。

於是他驅車入城。

突然傳來輕脆的一聲，

全城的人民都看見了

那隻金鷄飛下竿頂。

牠一直地飛到車旁，

落到了皇帝頭上，

牠振着兩翼，在頭上啄了幾啄，

飛走了……在這同時

丹德也跌下了車，

他歎了一聲——就死了。

皇后一轉眼也沒有了。

彷彿她不曾來過。

這個故事原是胡說。

但它裏面的諷喻，
總還夠給善良的青年做一篇功課！

——孟十還譯

普式庚，俄羅斯詩歌的太陽

人必須從普式庚學習怎樣寫詩。

——托爾斯泰

一提到普式庚，一張年青而深亮的臉就浮現在眼前了：卷曲蓬鬆的頭髮，堆在他突出而寬大的額頂上。臉孔是褐色的，兩旁面頰上貼着短短的鬚毛；在那聰慧的、敏銳的眼睛裏，藏着充滿了情熱的瞳子，溫暖的光在裏面閃動着。

這位年青的詩人，雖然離開我們已經很長的一段路

了。但他到今天還依然在人間活着：千萬的人在懷念着普式庚，千萬的人在呼喚着普式庚的名字，千萬的人在抖擻着他們的嘴唇誦讀普式庚的詩篇；更有人在踏着普式庚所走的道路向更高的方向邁進着。

現在，普式庚的祖國——俄羅斯底殘暴的封建專制農奴制度的時代早就過去了。在被摧毀了的君主專制的廢墟上，建立起嶄新的自由的樂園。沙皇尼古拉和他底劍子手們，祇是在人類的歷史上，留下了奸險、卑污、罪惡的醜名而已；而終生顛沛、被放逐、被凌虐、被誹謗和謀殺的普式庚，一百多年來，却永遠受着他祖國的人民以及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們底熱愛。

在被那粒殺死普式庚的槍彈所喚起了靈魂的萊蒙托夫底「普式庚之死亡」的詩中寫着：

毀滅了，倒下了光榮之子，

這受了一世的誹謗的詩人，

低低地垂下了頭，

胸前的鉛子，復仇的心。

這偉大的靈魂不能忍受，

那些奸險卑污的羣小；

他來到世間，唱着鞭垂似的字句，

於是，他一無所禦地毀了……。

雖已隔了一百多年的今天，讀起這樣的詩句來，誰也會感覺到難受和憤怒的。但他真的毀了嗎？沒有，尼古拉一世的那隻喬治·曼提斯的手所射出來的槍彈，雖送走了普式庚的生命，從俄國人民手裏奪去了他底形體，但普式庚却在人們底心中復活了，而且隨着他底燦爛的詩篇得到了永生。

在莫斯科，有着一座「活」的普式庚銅像，像鐵人，
尼克斯德會這樣的敘述過它：

在林蔭路忽浮爾斯括的邊上，正對着普式庚銅像，站着一
科最有名的紀念物中間的一個——俄國最偉大的詩人普式庚的銅
像。這座像站在那裏已有五十多年了，並成爲這都市的坐落裏的
一個重要的角色。這位青銅的普式庚早就變做活的入了。

不論是夏天或冬天，陽光耀照的晴天或有霜雪的冬天底早晨
，這座紀念像的腳下，常有兒童們在那裏玩耍，兒童們呼他做「
普式庚老伯」。

這座像也是莫斯科的青年們挺中意的地方的一個。「今晚上
九點鐘來呀，我在普式庚那裏等你。」男的對女的說。於是這黃
色的燈光閃閃地照着這林蔭路的時候，你便會看見許多對兒，手
挽手的在銅像旁邊慢步。小夥子和女郎說着溫柔的家常話，
是在低聲背誦着這位偉大的詩人底抒情詩……

一九三七年，是普式庚的逝世百週年，蘇聯的全國科學院曾印行了十八冊「普式庚全集」，銷行了五十四萬部；文藝出版部所印行的六冊「普式庚全集」，銷行到六十萬部；各種散集的發行數目，更為驚人，多至八百四十萬部，其中有二百萬部還是裝幀得非常考究的豪華本。他底傳記也銷行到五十萬部。他的讀者，在蘇聯已普遍的推廣到各工廠、作坊和農場中去了。這一筆鉅大的數目字，正說明了普式庚及其作品是獲得了廣大羣衆的愛好。

高爾基曾非常熱烈地讚揚過普式庚，他稱普式庚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工匠」。他說：「沒有什麼對於我們比普式庚和托爾斯泰更偉大更親切的了」。在他的一篇文章裏，曾敘述過他讀普式庚底詩的印象：

我一日氣就把它們讀完。我生出一種貪婪的感觸，就像一個

人發現了一塊非常美麗的地方。他想立刻跑過去那種感覺。就像一個人在卑濕的林中，聽着輕弱的小溪之旁散步疲乏以後，忽然以走上一塊長滿鮮花而且浴在陽光之下的空地那樣的感覺。他驚奇地望著它一會兒，然後他更歡樂地跑着跑着，他的足每踏到那肥潤的土地上，他就感到一種寧靜的愉快——他那響亮的一行行的詩，是這寧靜地記着它；它們裝飾着它們應得的一切，這全部使我們愉快，它使我們至令光明而快樂，他響亮的詩就迎接新生命的喧鳴。

高爾基又寫過這樣的話：

我在普式庚的一小卷裏，或在福樓拜底一部小說中發見了比在繁星的寒冷的閃光中的，在浪濤的有秩序的變動中的，在樹木的低語中的，或在蒼野靜寂中的更偉大的智慧和一命之美。

「普式庚在我們國家裏是一切開始的開始」，這句話高爾基一點也沒有誇張，普式庚所給予俄羅斯文學的貢獻和啓

示是太大了。普式庚作品的純潔而豐饒的泉源在整個十九世紀裏滋養了俄國文學，對於俄國的作家們，不論過去的以及現在的，普式庚乃是一個起點。有人稱普式庚爲「俄羅斯詩歌的太陽」，其實他不單祇是個詩人，而且還是俄羅斯民族的文學語言底創始者，俄羅斯語言與文學發展中的一塊顯赫的里程碑。他在大衆語的基礎上建設了俄羅斯的文學語言，在這種關係上，高爾基說過：「這是必須記牢的，語言是應由人民來創造的。一切語言和大衆語言的區別意味着這裏宛然存在着語言上的材料，而等待着作家們來運用。第一個明白這道理的就在普式庚，而且他是第一個表現出了怎樣運用人民底語言上的材料，和它必須怎樣被運用的。」他又說：「從普式庚開始，我們的古與作家們從語言的混亂中發掘了最精確、清晰而有力的文字，並且創造了『偉大的壯麗的

語言」。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奉獻他們底力量則是這種語言底更進一步的發展。」

在普式庚之前的俄國詩歌，充其量不過是如伯林斯基所說「從外國移植過來的」。果戈里也曾對於十八世紀末葉的詩歌，說過「我們的詩歌剛從教堂裏出來，忽然間便來到跳舞會上」的話。這時的加拉穆和加拉穆派的人們，把文學的語言弄成了貴族的所有物，「受過教育」的貴族們，從前是憑藉在神聖的「信仰底語言」上，現在開始憑藉法蘭西話言了。

貴族沙龍的詩人們認為文學語言應該是和「可恥的」大眾語言離得很遠很遠的，只有高等的特權階級才有文學的語言。祇許那些在高等社會裏通用的字句進入文學語言的範圍，他們寫作的標準是「不更損害風味，刺痛了耳鼓」，從不

將平民的語言寫進自己的作品。

起初，普式庚曾和拉穆金派的人反對過害怕法蘭西底革命的語言和精神流進俄國來的那般死抱住舊文學語言範式不放的「斯拉夫派」。但不久他便站定了一個獨立的立場，和這兩派都去作鬥爭，他用了當時最前進的思想武裝了自己。他特別擴展了文學語言的界限，豐富了表現的工具，反對把語言劃分為語類。爲了給予語言的一種柔和性多面性，他開始勇敢地把他們的界限打破，並將各種語類的各種不同的成分混合并融化起來，創造了新的民族的文學語言。當然這樣把「高尚」的書面語和「卑賤」的通俗語結合在一起，很快的便引起了文學語言舊範式底信奉者的不滿和憤怒。有位批評家曾對普式庚的長篇詩體小說「歐格涅·奧尼金」裏面的

幾句詩：

天丁！……

一個農夫參加盛典地

在雪橇上奔馳着……

帶着諷刺地寫道：「我以為這是第一次，『雪橇』和『雅羨慕』着的『盛典』並肩而立。」在這位先生的意識裏，教會式斯拉夫的字『盛典』和農民的『雪橇』是屬於不同的語類，尤其這是這個農夫的『意識』的字『雪橇』，一般地說來它是一個不體面『的字』，不允許用在高尚的詩歌裏的。

然而普式庚并不去聽取那時傳統的反對，他承認了大眾語言的靈活的和沸騰的源泉是文學語言的基本貯藏所。他仍不顧一切地大膽描寫着農民的在活。常常將『平民』的字做成了文學的字，並且把教會式斯拉夫的字從古書上『莊嚴的』材料裏剝下來重新使用它，配合着新的內容與新的世界觀。

他並沒有拒絕書面上的語言文化，然而他却批判地整理了前代留下的遺產。這樣，普式庚以其偉大的天才之力壓倒了十八世紀書體的文學語言，摧毀了舊詩著名的「幽雅」風格，因而產生了新的文學語言的著作中，也大大地借助了這寶貴的富藏。

普式庚的詩是以簡潔和明晰為依歸的。他底詩寫得那麼流暢、明朗和精密，竟使他底作品為每一個識字的人所瞭解。他也和托爾斯泰一樣，對於民間故事、神話、民歌、大眾藝術都作過深切的研究。高爾基說：「普式庚是注意到民間故事的第一個俄羅斯作家，而且是介紹這種民間傳說到文學中去的第一人。」普式庚以他的才能的光輝給予了俄羅斯民間歌謠和神話，而留存下了它們的意思與力量……譬如「牧師及其正役巴爾達的故事」、「金鷄的故事」、「沙皇塞爾頓的

故事」和其他——在這許許多多故事中，普式庚從未會企圖過隱藏起或疏忽過人民對於官僚以及沙皇的傲慢和蔑視的態度，相反的更強調了它。」普式庚曾從西伯利亞語言翻譯過不少的民間歌謠，在他旅行的時候他寫過神話和民歌，並研究過人民的生活和語言。

普式庚的寫作態度，也跟托爾斯泰一樣地認真的。我們從他底原稿的一再塗改上，便可看出這偉大的巨匠在他底創作上所化費去的勞力，將作品寫成了又寫，將每一個字像金鑽石一樣地磨琢着，使得每一個隱喻格外地確切，每一個辭句格外地簡潔，刪節了所有那些冗繁蕪雜的。但他沒有使自已成爲語言的俘虜，從沒有把自己的精力浪費在字眼的堆砌上。他的詩和散文的質樸與明晰，是俄羅斯民族本質和世界文化成就交流的結果。

普式庚的作品是俄國藝術思潮發展的縮影。在他底創作裏，我們見到當他去世後的一世紀的不同的時期中，使人能夠認識的許多思想底根源。尤其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裏沒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不為普式庚所洞悉所指示，沒有一個主題不是在普式庚創作之多音的交響曲中探索到它的根源。高爾基說：「沒有一個生命底部份不為普式庚底才能所燭照着的；他的興趣底界限，他的知識底廣淵，至今還未超越過。」

遠在一八一九年，普式庚在他底詩「鄉村」裏寫着：

啊！假如我底聲音能震動千萬人的心！

爲什麼在我胸中只燃起火焰

而不把擊破這世間的力量給我呢？

在這幾行洋溢着雄偉的激昂與力的詩句中，你已經能夠聽到，在普式庚之後的整個百年中，浸染着俄國作家的社會

主義的宏大的構圖下。

伯林斯基說：「普式庚是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同樣的
可以說：普式庚的作品乃是俄國語言的百科全書，乃是詩歌
的百科全書；普式庚作品構成了一部民族生活和民族意識
的藝術的百科全書。他的那部「致謝德利亞」，就是普式庚
驚天動地地總了俄國文學的其後發展的雄健的證明。它做了高
克拉克夫的先導，他的「像和結構」而使「布洛克創出了一
種風格。並且在革命時代更在俄國文化發展的意義上說，

「普式庚，在拿破崙入寇之後，在俄國人穿著軍官和士兵的
服裝，在戰場之邊，或位於印刷就出現下，而且在自己虛促的勞
命嗟，給俄國的藝術打下了堅固的基礎。沒有普式庚，俄羅斯
不會有果戈里，他給了他戲劇一道按使在國曆中不抵對新藝
，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等。俄國這些偉大的人物都承認着

普式庚是精神上的族先

普式庚的出身是在莫斯科的一家中產的貴族家裏，他的出世，適值是一個殘暴的專制農奴制度的時代，在他面對着專制政治和農奴制度這兩個基本的政治問題之前。他以詩人的敏感的直覺，理解了這些問題的真諦，而且在他底作品中指出了正確而正確的結論，使他很早就成爲農奴制度和專制制度的政治的敵手。他底思想有着大膽的幻想的人，這使他超過了他的時代與他的階級。

在一七三〇年，普式庚作的詩「自由」中，表現了革命傳統的一切因素：反對暴政與宗教，反對奴隸制，要求自由與立憲的政府。這首詩乃是十八世紀法蘭西革命的思想影響於普式庚的登峯造極的一物。同時，這種思想具體化而且應用於專制封建的俄國這一種的完滿的開始亦極光輝如表現在他

一八一九年所寫的「鄉村」中。因了這一首詩的發表，而觸怒了沙皇亞力山大一世，被流放到南俄。從那時候起直到他死為止，他一直是在警察的監視之下。

普式庚是一向夢想着，而且深信着，專制政治總有一天會消滅。在一八一八年他寫給查達愛夫的詩中寫着：

朋友，確信吧——讓人們稱心滿意的

幸福之星不久就會在空中輝映，

俄羅斯就會從夢中蘇醒；

并且在專制政治的廢墟上面，

也會記上我們的姓名！

他的夢想和深信並沒有落空，他底預言已經成了事實，幸福之星在他底祖國的天空中輝映着，普式庚的名字也永遠記上人們的心頭。

在中國，關於普式庚的紹介和他底作品的翻譯，可以說是和高爾基一樣的有了相當多的數量。凡喜愛文學的人，也幾乎都熟悉普式庚的名字像熟悉高爾基和其他的作家一樣。但我們的詩人，究竟向普式庚學到了些什麼呢？我們覺得要想使中國的詩歌向更高一級去發展的話，那末加緊向普式庚學習，是很必要的。高爾基告訴我們：「不斷地讀普式庚，他是我們詩底創始人，而且也是我們全體的永遠的先生，不要相信那些說普式庚是過時了的人吧！那種形式也許是過時了，但是普式庚底詩的精神是不朽的。」托爾斯泰也會在談話中說過這樣的話：「人必須從普式庚學習怎樣寫詩。」這裏，我們不妨再重複的說一句：「人必須從普式庚學習怎樣寫詩。」

